

杨闻宇 著

清泉 石上流

QING QUAN SHI SHANG LIU

QING QUAN SHI SHANG LIU

QING QUAN SHI SHANG LIU

线装书局

杨闻宇 著

清泉 石上流

QING QUAN SHI SHANG LIU
QING QUAN SHI SHANG LIU
QING QUAN SHI SHANG LIU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泉石上流 / 杨闻宇著 . -- 北京 : 线装书局 ,

2015.5

ISBN 978-7-5120-1847-1

I . ①清… II . ①杨… III .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5200 号

清泉石上流

作 者：杨闻宇

责任编辑：李 琳 姚 欣

装帧设计：王文龙 白 晨

出版发行：线 装 书 局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100009）

电 话：010-64045283（发行部） 64045583（总编室）

网 址：www.xzhbc.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北京七彩京通数码快印有限公司

开 本：890mm×1240mm 1/32

印 张：11.5

字 数：218千字

版 次：201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001—800册

定 价：25.00元

序 言

杨闻宇最近编成一本散文自选集，要我在前面写几句话，我有些为难，却又推不过。为难的是我不能为他的新书增添分量；推不过的是多年来读了他那么多文章，理应有所表示。

我是一名退休教师，比闻宇早几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我视他为前后同学，他却尊我为老师。他谦虚恭谨、收敛自己、尊重别人的品格，于此也可见一斑。在校时，我们接触不多。毕业后，他从戎于祖国西北，常去我的家乡天水采访或蹲点，写了不少有关天水的文章，从此我们才有了比较密切的交往，成为挚友。

大学中文系并不以培养作家为目标，却会有一些学生自己努力实现了“作家梦”。我们中文系就出了不少作家，其中在全国有影响的，是写评论的何西来，写诗歌的雷抒雁，写小说的贾平凹。后来中文系办过几期作家班，学员中颇有成名成家者，这要另当别论，因为他们来校前已经有作品问世了。

当下的文坛，犹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呈异彩。许多作家也写了点东西，却“功夫在诗外”，热衷社会活动，

挂上一长串头衔，到处吹嘘亮相，炒作和推销自己。闻宇却不是这样，不沾浮躁之风，在一片喧嚣中静静地读书，静静地思考，静静地写作，如同老农在自家田园里埋头耕耘，悉心作务，不关注收获，天道酬劳，到头来恰恰是果实多多。这正如曹丕所说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这些年，随着老之将至，目力不济，我的阅读范围和数量大不如前。有限的阅读对象中，闻宇的作品占了大半，约有二百多万字吧。这种阅读完全是随心所欲，从兴趣出发，如同观景赏花，处于一种审美享受状态。这就是我这样一个进入迟暮之年的读书人的景况。现在想要写点什么，没有准备，也没有积累，只能临阵磨枪。前些天，我打开闻宇自编的《笑我痴情》一书，仔细翻看了其中的评论文章，心里有了底。我完全赞成石英、谢昌余、阎庆生、王宗仁、刘朝霞诸人对杨闻宇作品准确到位的评价，特别佩服邹琦新对杨著全面系统的研究文章，对湖南鲁之洛为闻宇发出的不平之鸣我也深有同感。看来，文章的雅俗文野，高低轻重，公正的读者自有明鉴。

这里且从集子的 73 篇文章中择出 3 篇，与别的作者的文章试相比较，以显示杨作的特色。

一篇《薯忆》，可与某热门散文家所写《普洱茶》相比。我读《普洱茶》，是因为这些年此物被炒得很热，想了解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先未留意作者何人，觉得文字不错，就去查看，结果令我颇感意外，怎么会是他呢？网上一

查，又教我吃了一惊，真是士别三日，须刮目相看。这位文人雅士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普洱老茶品鉴专家”，被目为茶文化江湖推波助澜的权威人物，茶庄里只要购买“贵”一点的普洱茶，便以此人的作品相赠。他写的关于普洱茶的文章已然成书，书中有所谓“文学性实验”，可也有读者反映：这完全是“忽悠”嘛！

同样是写散文，闻宇却不赶这个潮流，照旧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普通人的家常事，写红薯、西瓜、羊肉泡。《薯忆》中写关中农民怎样莳弄红薯，不是亲历亲为的行家里手，根本写不出来。而把普洱茶吹得天花乱坠的作者，却没有去过普洱茶主要产地云南思茅（现为普洱市），正是“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薯忆》写孙儿放学回来，奶奶从灶膛里掏一个烤红薯扔给他；丈夫回乡探亲，本村的红薯尚未出土，妻子天刚刚亮便从邻村出过的地里捡拾一些散碎的红薯让他尝鲜。清水芙蓉，天然无痕，乡情淳挚，动人襟怀，这才叫接了地气。那位被捧为“普洱老茶品鉴专家”者，出入豪门会所，结交富商巨贾，品味昂贵的百年老茶，却为寻常百姓所沾不上边的“名茶”排列座次，呈十足的富贵气、纨绔相。

两路文字，用度不同，《薯忆》被国家教育部列为高中语文课程推荐书目，而《普洱茶》，早已成为推销“贵茶”的热门广告了。

第二篇《日月行色》，我取陕西家喻户晓的眉户剧《梁秋燕》“约会”一场相比。秋燕与春生田间相遇，彼此有

意，就是隔着一层窗户纸没有戳破，于是互相试探，谁也不愿先说，羞羞答答，嗫嗫嚅嚅，答非所问，秋燕又假意作媒，提设条件，春生则追问姓名，如此吞吞吐吐，观众简直要失去耐心了，才从合唱“那一天”开始把话归到了一搭。这个戏的演出效果还是热络的，秦地就流传过“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的话。不过，和《日月行色》中的情侣对话一比，就相形见绌了。月上柳稍头，人约黄昏后，男女互问印象，各自都借“村里老人”说事，男的实话实说，称誉女方，女的却伶俐狡黠，俏皮逗人，竟回敬出一句“你是个鳖熊”的骂人的难听话，惹得男方火冒三丈。情况遽变，后果很严重，两人关系眼看要告吹，女的却慢悠悠补上一句：“老人还说来，灵性人是鳖人的奴！”形势陡转，化险为夷，真是神来之笔。单看戏剧性这一细节，《日月行色》就显得更为精彩。

第三篇《检点凌烟阁》，我拿中国通史和专门史相比（当然，只就对唐太宗的评价而言）。一般史书，盛赞唐太宗的纳谏，却不提他晚年的拒谏，只突出他前期的果敢英明，却淡化他后期的失误和昏招。一俊遮百丑，难免片面性。闻宇在这篇散文里，以简洁清丽的笔触，全面评价了唐太宗的功过是非。他写道：“李世民属于中国封建帝王中首屈一指的佼佼者。45岁之前的20多年间，其文治武功如日东升，渐渐地登上了最高峰，凌烟阁画像正是达于顶巅的一个图腾。山到极顶，必然下趋。自图腾形成之日起，‘贞观之治’的后七年基本上走的是一条下坡路。”在引述史实，

序 言

详尽罗列了唐太宗晚年东征高丽失利之后，闻宇得出一个结论：功成于纳谏，事败于拒谏。他认为：“历史从来都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英明如李世民者，千古一帝，空前绝后，也并未悟得这样一条真理。”换句话说，一代明君李世民，横竖也跳不出那个“历史周期律”。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思想观点是独到的，沉重的，也是意味深长的。

总而言之，这本书的编辑出版是一件值得挺赞的事，一册在手，读者真的会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感觉。

千里青

2015年2月

目 录

| | |
|----------------|-----|
| 序 言 | 001 |
| 野旷天低树 | 001 |
| 日月行色 | 005 |
| 春水一畦辘轳声 | 008 |
| 薯 忆 | 011 |
| 戏 路 | 016 |
| 土 炕 | 023 |
| 走亲纪实 | 028 |
| 杏荫下井台 | 033 |
| 故乡板桥 | 036 |
| 春秋果腹之忆 | 041 |
| 元夜的灯笼 | 047 |
| 西瓜轶趣 | 052 |
| 故乡小草拾遗 | 055 |
| 关中野趣（三章） | 060 |
| 邻里之忆 | 066 |

| | |
|---------------------|-----|
| 怯于还乡 | 070 |
| 羊肉泡 | 075 |
| 铡 忆 | 079 |
| 雁 阵 | 083 |
| 海风拂过晾台 | 086 |
| 登陵忆 | 089 |
| 李广墓记 | 095 |
| 虎性不移 | 097 |
| 定军山月 | 100 |
| 至今思项羽——项王祠记 | 103 |
| 玉树后庭花 | 116 |
| 六骏踪迹 | 125 |
| 千年魂魄晋英雄 | 131 |
| 检点凌烟阁——晚年唐太宗 | 143 |
| 从醉翁亭说起——琅琊山思絮 | 151 |
| 郭子仪纪事 | 155 |
| 张灵甫述略 | 161 |
| 刚正不阿行路难 | 169 |
| 《三滴血》探源 | 174 |
| 白云深处留侯祠 | 177 |
| 且看小人 | 185 |
| 旷 达 | 188 |
| 直面人生 | 192 |
| 淡泊中的真味 | 195 |

| | |
|-----------------------|-----|
| 说“痴” | 198 |
| 智慧胜于珍珠..... | 201 |
| 俭奢刍议——从《训俭示康》说起 | 203 |
| “欲壑” 浅议..... | 208 |
| 人性之变衍 | 211 |
| 世相三题 | 215 |
| 兵与酒 | 224 |
| 朴 素 | 228 |
| 醉蜂图 | 231 |
| 站起与跪下的风波 | 234 |
| 丹青何从判伪真..... | 238 |
| 烈火烙印 | 241 |
| 情爱千古事 | 246 |
| 缅怀老树 | 249 |
| 黄河臆象 | 254 |
| 水文行迹 | 257 |
| 大地的闪电 | 260 |
| 康西瓦墓园 | 265 |
| 静静的喀纳斯湖..... | 268 |
| 河西走笔 | 272 |
| 风库安西 | 276 |
| 今日贺兰山 | 280 |
| 难忘信天游 | 285 |
| 解读南郭寺 | 290 |

| | |
|------------------------|-----|
| 天水·天水 | 294 |
| 南北二墓 | 298 |
| 静影沉璧——西子归宿考 | 303 |
| 昨夜星辰风云里 | 308 |
| 逾越千年的风尘知己 | 312 |
| 红袖总被前缘误 | 316 |
| 争教红粉不成灰 | 324 |
| 乡 党 | 334 |
| 海上明月共潮生 | 338 |
| 人生的重峦叠嶂 | 344 |
| 拓展艺术新天地——吴蛮和她的父亲 | 348 |
| 后 记 | 353 |

野旷天低树

中年人在烦恼里常常怀念儿时，久住现代化的闹市很容易回忆起田野上的风景。西行入陇，身住兰州，我忘不了我儿时的故土在关中，那是原野上到处分布着云团一样的绮丽大树的关中……

杏树，早春里最先著花。仿佛是隐形的春神跨着来自日边的娇艳轻捷的一骑骑“骏马”，当先闯进了旷野，通体的云霞之色与蹄下刚刚立起的麦苗儿同降同生，粉红嫩绿，洁净如洗。杏花展绽得疾速繁盛，褪落得也齐促彻底。待那小麦泛黄时，叶儿里时时亮开的杏儿也黄澄澄的，丰腴润泽，十分诱人。杏树以粉红、翠绿、澄黄之色彩将花叶果实铺排在一个紧凑、简练的序列里，以悄无声息的方式显示着春之多情，春之浩茫。麦收之后，使命已毕的杏树仅余青叶，静下来了，一直平静到落叶之秋。

洋槐，万花凋谢它才开。在刚刚波荡开来的绿色里，槐花一嘟噜一嘟噜素白似雪，雅秀高洁，清芬阵阵，鲜冽的气氛夜静时尤其袭人。这正是青黄不接、许多人家揭不开锅的时候。有那盈盈新妇，捏一长钩挎一竹篮，拽弯带刺的青枝，小心翼翼地采撷槐花，花串儿嗅之幽香，生啖之则微

甜。回家去洒以井水，一笸箩白花撒上三五把麦面，敷霜敷粉，两手和匀，尔后入笼焐蒸，熟时趁热拌以少许油盐，油香淡淡，花香微暖，筋实而耐嚼，妙不可言，村人便称之为“麦饭”。陆游的“风吹麦饭满村香”，很切合关中的这一景况。鲜花白面，调料不宜重，火候不宜猛。新过门的小媳妇外表俊样，是不是兼有内秀？这春日里第一课就考个八九不离十了。槐从鬼，有鬼气，其考试新妇之手段也相当诡秘。

柿树，无疑是色调至为沉着的一种果树。春深时节，它才将指甲盖似的蜡黄花儿隐蔽在密叶里，不露色相，什么异味也没有。有的顽童长成棒小伙子了，仍以为柿树十年二十年不作花哩。经夏而入秋，雁唳长空，寒霄里杀下了严霜，碧绿的柿树这才着火一样旺烘起来，蜡黄花儿偷偷结下的拳样的青柿子先红，红灯笼一样惹眼，接着是巴掌大的叶儿突然间洇染而红透，整个硕大树冠像是坠接西海的残阳，泼血一样焚烧，泼血一样红。火炬在黑夜里最热烈，柿树在秋野上最壮观。它是自然界的最后一抹成熟，是天地间所有绿色卷旗回营的号令。

杏树掀开了春之裙裾，柿树则收揽了缤纷的秋意，以杏花之粉红为始，以柿叶之绛红终局，既关乎人事，也正属于造化的安排。

更有花色雅淡者，是柳树。在村外贴河近渠的野地里，鹅黄初上，茸如小茧，谁晓得是叶芽呢还是花苞？丝绦如帘，叶儿秀媚，荫凉浓淡相宜，正好隐蔽住人身，也匀匀地

泄漏下月辉，这正是男儿的粗犷青春与女儿纯真的情愫迸射出生命的第一朵火花的所在，这“火花”便是柳树所独有的天然花朵了——论绚丽，论神奇，大千世界里难得其俦。

柳树是天地流水差遣于月地里的爱的信使，由它撮合成的姻缘是最美满的姻缘。村巷媒婆们捏弄下的婚姻，全不及柳下之盟来得幸福，来得如意。

兰州市区里，我住六层楼，在最高层。东过马路，是“宁卧庄”宾馆，宾馆外围林木郁郁，内部设施是相当出色，自北京来的中央领导，俱安排在那里。“宁卧庄”，好温馨精致的名儿，和平安恬，高枕无忧，有出尘脱世之仙家意味。

有一天，我与一进城的菜农闲扯。他告诉我：“这地方因为在黄河边上，开初是烂泥滩，小村子名叫‘泥窝庄’；后来烂泥滩变成了庄稼地，牛马鸡犬多了，改名儿时动了两个字，叫‘牛卧庄’。现在不知怎的，叫着叫着叫转音了，成什么‘宁卧庄’了。”这个菜农，大概不懂得这里是个高级宾馆。一字之同音移易，沧海桑田，截然形成的是变化迅疾的三重境界。更何况我是远走他乡，从戎西上千余里呢！回得家来，俯倚阳台，我又一次眺望那个宾馆，自“宁卧庄”朝东，在那黄河投奔而去的远方，便是生我养我的关中故乡，思绪如云，我又想起了秦川原野上那一株株的大树……

——这几样树，花果枝叶动不动被人攀折，立身多艰，躯干是怎么也长不高、长不直的，形貌不扬，绳墨成性的木

匠们也便不屑为顾；匠人不屑，反而能长命高寿。田垄、井台、河道旁边，一株株龙干虬姿，偃蹇、倔强，默默然伫立于野。乍然看去，偻腰俯首，又一如阅世颇深的老人。老人自有老人的信念：饥馑岁月兮新树繁花，风骨弥刚；接济尘世兮不拘一格，丑又何妨！

我的儿女们自小从城市里长大，日后不论社会有多大的变迁，他们也不可能有这样一页寥廓而富于野性的回忆了。失却此忆，在他们是有幸呢，还是不幸？

日月行色

我们村西有一条河，流水清澈，平平的河滩廓大宽展，自远处眺望，浅亮亮的河水仿佛是铺晾在沙滩上的一派银箔，轻轻闪烁。

农村兴订婚，“订”者“定”也，仪式就既简单又庄重。记得订了婚的第二天，她随我涉水过河以后，有意地、稍稍拉开些距离，不即不离，不紧不慢地行走在匀净暄软的沙滩上。夕阳衔山，晚烟萦树，河那边农家矮矮的房屋半掩在烟霭里，上下远近静极了。她不上二十岁，刚刚撞破乡下小女儿的“壳”儿，正要步入农家姑娘的行列。我斗胆拧过头去，想仔细瞧瞧她。她那儿仿佛早就防我呢，倏地摆过脸去，避开了我，故意注视那落日。顺着她的眼光瞄过去，西方天际遥远的地平线上起伏着矮矮的黛青色山峦，那就地绵延着的黛青色与她那披下的洁亮浓密的乌发是同一个色调。半边脸颊红红的，与衔山半隐的落日遥相映衬，弥散如火的晚霞从侧面铺张开来，勾画出秀婉窈窕的一尊倩影。

她没有回头，却轻轻放过一句话来：“村里那么多赢人、出众的女子，你咋就……”

“村里人说你聪敏、灵性。”我回答。